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魏元帝咸熙元年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

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冬十月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晉王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於晉丙寅王卽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

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鑑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
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
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
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
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
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書監荀勖越騎
校尉安平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
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

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鎭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鎭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

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勖曰勖請言之因謂
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埶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
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衞瓘女爲太
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
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
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
請荀顗荀勖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
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
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秋七月以賈

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
不堪爲嗣嘗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
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
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
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
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
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
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

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勖乃使紞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

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衞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衞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

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琊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爲河間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衞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

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蹴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

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内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旣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

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

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衞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

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

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羊琇與
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
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
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
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
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明季皆入爲三公明股
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
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
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

親尊居魯衞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
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
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
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
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
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既
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
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
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
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

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

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尃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駿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尃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尃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匃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

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
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强入辭素
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
辭出數日嘔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訴父病
爲醫所誣詔卽誅醫以冏爲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
勖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
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
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
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
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鎭許昌徙南陽王柬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荆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爲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伷之子也　初帝以才人謝玖

賜太子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炤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

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鎭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於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

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卽皇帝位大
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
百人自衞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
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
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卽
帥所領趨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
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
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

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卽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

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茍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

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
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衞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
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
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
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
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
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
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駿爲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
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

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

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勖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勖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卽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

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
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
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
廢之荀勖馮紞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
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
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耶
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
后爲構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
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

郎勃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荆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

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

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

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珧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姧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

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

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
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
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
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
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
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
赴爽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
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衞瓘皆錄尚
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鎭撫大
將軍楚王瑋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

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讙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

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
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
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
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
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
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
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
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
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
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

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琊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畱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

於楊駿衞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宫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黄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黄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衞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

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衞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

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
賈后曰楚王旣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
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
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
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
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
知所爲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
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
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
泰嚴兵將助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

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衞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

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冤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

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擾亂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

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語在羌胡之叛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

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毁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盡言於中宫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

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
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
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
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
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
之人惟錢而已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
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
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

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

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黄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减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且减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

損令聞五日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太子皆不從
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
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
坐氈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
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
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交構
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
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
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
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

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

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太子爲虨求王爵不許虨病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彊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

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幷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飮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埽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靑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

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

書以爲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纘回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

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旣廢衆情憤怒右衞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誣

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
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
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
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爲內應事
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
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
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
耳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
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
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

使人行反閒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閒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衞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

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

自廢矣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方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

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宂從僕射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

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遹子虨爲南陽王虨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晳爲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

殿中郎陸機爲參軍組勖之子嵩彧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未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

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

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準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鬬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幷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爲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

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爲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衆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昌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

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爲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幷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

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與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

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爲濮陽王立世子荂爲皇太子封子馥爲京兆王虔爲廣平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爲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

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
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爲將軍封郡侯以旂
爲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爲家
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
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
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
詹事裴嶷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擾亂朝廷
可悉誅之詹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
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彊

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爲三王參佐加冏鎮
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
之　三月齊王冏謀討趙王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
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
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
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
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
仗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
矣穎從之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
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

超等爲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
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爲
穎後繼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
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詢大言於衆曰
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
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
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
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顒執冏
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
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

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鑑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簒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

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爲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儼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

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皐關出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潁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

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溴

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潁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
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
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
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
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
衞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帥營兵七百餘人自
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
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
漼仙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
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

上皇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

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
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閭和孫髦於東市蔡璜自殺
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永
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
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
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
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
趨劍履上殿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常
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爲王

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荆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尚書令劉暾爲御史中丞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

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

沱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爲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内荀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冏以何勖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衞毅劉眞韓泰皆爲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

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

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
乂爲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冏子冰爲樂安
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
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淸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
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冏爲太
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齊武閔王冏
旣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
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
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

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矣又與冏
書以爲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
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
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
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加考竟
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
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
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
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
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

冏謝曰非子孫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

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埶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

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冏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疑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

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
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
不自安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犇顒詐稱
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
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
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
之必可擒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
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
事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
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

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　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倡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墮廁得

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乂
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
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
秋神武門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
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
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
眾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勖因執冏以降冏至
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閶闔門
外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
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

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爲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爲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爲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爲乂所殺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

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　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

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奸逆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

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

助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

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士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潁川棗

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

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旣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
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奸遂夷拯三族拯
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
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
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
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
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
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
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
穀以足軍食乂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

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

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
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
甫重進軍討顒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
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上

